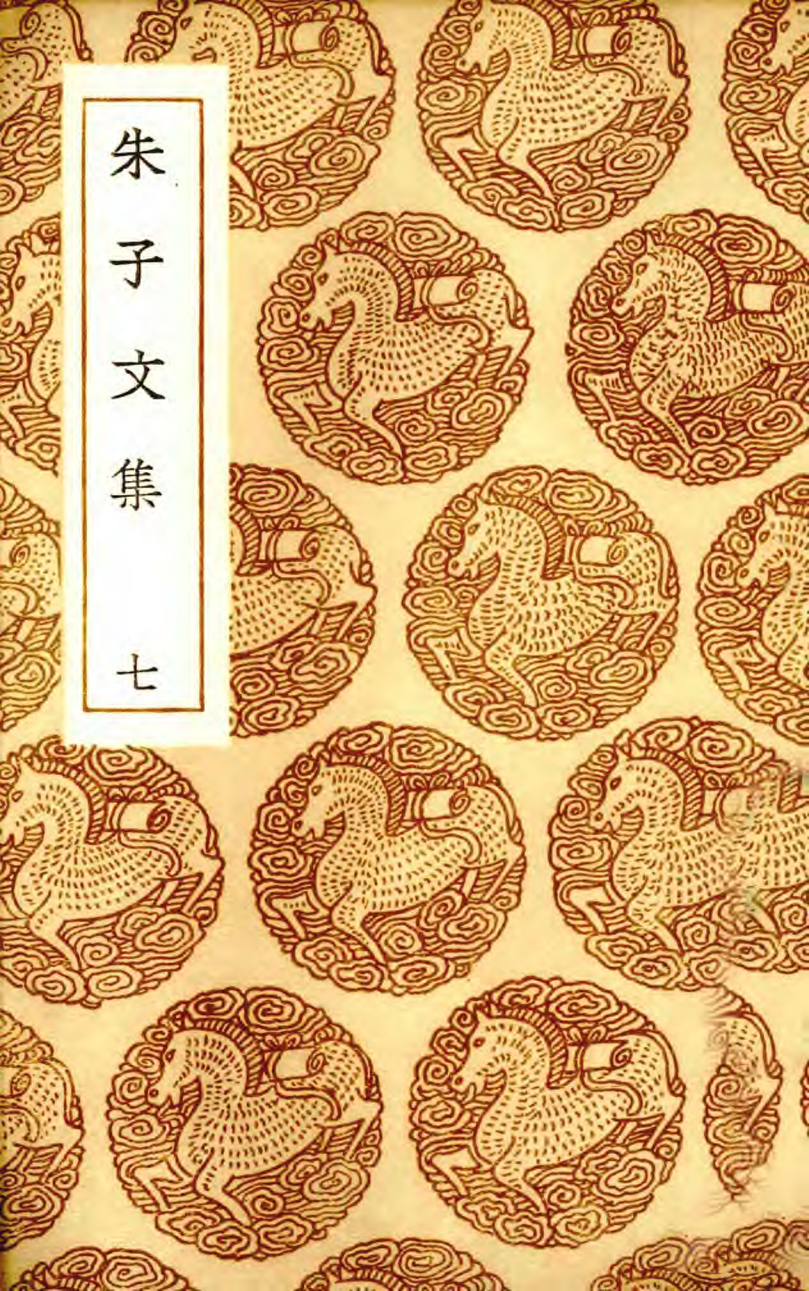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七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斬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卽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旣得官。卽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旣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旣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澗。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肆。節概之高。一時之閒。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閒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繼絕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淚挾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鸞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麤加鹽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管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翥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虺。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

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節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懷懷。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臚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

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辦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難。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舛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稿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閒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議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闢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尙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

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閒。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

之聲相聞。其閒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繁繁。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皆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於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之。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閒。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

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

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旣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深之。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常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旣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能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參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九功。益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五。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

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鰥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

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考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互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上。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羈變其

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於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臺後 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癸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賅。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常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賅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末感。此亦是也。然常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

書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旣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

贊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代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井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以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讖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文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尊居卑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旣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黜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

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尙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既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
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
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
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奪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奪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
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
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
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人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

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字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

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曩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常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慙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事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臆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

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得當。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裏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中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鬢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彞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卽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

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光庭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旣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惲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劄劄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